

之饒卿兄弟英武當今無敵虎據兩州參分天下糾合義兵爲百姓請命廢昏立明易於反掌如此則桓文之業可成不世之功可建無爲聖子所欺取笑身後雍州揣之已熟願善圖之玉頗不憚而無以拒也義師將起高祖夜召弘策呂僧珍入宅定議且乃發兵以弘策爲輔國將軍軍主領萬人督後部軍事西臺建爲步兵校尉遷車騎諮議參軍及郢城平蕭穎達揚公則諸將皆欲頓軍夏口高祖以爲宜乘勢長驅直指

京邑以計語弘策弘策與高祖意合又訪寧遠將軍庾域域又同乃命衆軍即日上道緣江至建康凡磯浦村落軍行宿次之頓處所弘策逆爲圖測皆在目中義師至新林王茂曹景宗等於大航方戰高祖遣弘策持節勞勉衆咸奮厲是日仍破朱雀軍高祖入頓石頭城弘策屯門禁衛引接士類多全免城平高祖遣弘策與呂僧珍先入清宮封檢府庫于時城內珍寶委積弘策申勒部曲秋毫無犯遷衛尉卿加給事中

天監初加散騎常侍洮陽縣侯邑二千二百戶  
弘策盡忠奉上知無不為交友故舊隨才薦  
拔搢紳皆趨焉時東昏餘黨初逢赦令多未自  
安數百人因運荻炬束仗得入南北掖作亂燒  
神獸門總章觀前軍司馬呂僧珍直殿內以宿  
衛兵拒破之盜分入衛尉府弘策方救火盜潛  
後害之時年四十七高祖深慟惜焉給第一區  
衣一襲錢十萬布百匹蠟二百斤詔曰亡從舅  
衛尉慮發所忽殞身袂豎其情理清貞器識淹

梁書傳五

四

沈思恭

濟自藩外朝契闊夷阻加外氏凋喪饗嘗屢絕  
興感渭陽情寄斯在方賴忠勲翼宣實薄報効  
無徵永言增慟可贈散騎常侍車騎將軍給鼓吹  
一部謚曰愍弘策為人實厚通率篤舊故及居  
隆重不以貴執自高故人賓客禮接如布衣時  
祿賜皆散之親友及其遇害莫不痛惜焉子緬  
嗣別有傳

庾域字司大新野人長沙宣武王為梁州以為  
錄事參軍帶華陽太守時魏軍攻圍南鄭州

有空倉數十所域封題指示將士云此中粟皆  
滿足支二年但努力堅守衆心以安虜退以功  
拜羽林監遷南中郎記室參軍永元末高祖起  
兵遣書招域西臺建以爲寧朔將軍領行選從  
高祖東下師次陽口和帝遣御史中丞宗史銜  
命勞軍域乃諷史曰黃鉞未加非所以摠率侯  
伯夫反西臺即授高祖黃鉞蕭穎胄旣都督中  
外諸軍事論者謂高祖應致戡域爭不聽乃止  
郢城平域及張弘策議與高祖意合即命衆軍

便下每獻謀畫多被納用霸府初開以爲諮議  
參軍天監初封廣牧縣子後軍司馬出爲寧朔  
將軍巴西梓潼二郡太守梁州長史夏侯道遷  
舉州叛降魏魏騎將襲巴西域固守百餘日城  
中糧盡將士皆齧草食土死者太半無有離心  
魏軍退詔增封二百戶進爵爲伯六年卒於郡  
鄭紹叔字仲明滎陽開封人也世居壽陽祖琨  
宋高平太守紹叔少孤貧年二十餘爲安豐令  
居縣有能名本州召補主簿轉治中從事史時

刺史蕭誕以弟諶誅臺遣收兵卒至左右莫不  
驚散紹叔聞難獨馳赴焉誕死侍送喪柩衆咸  
稱之到京師司空徐孝嗣見而異之曰祖述之  
流也高祖臨司州命為中兵參軍領長流因是  
厚自結附高祖罷州還京師謝遣賓客紹叔獨  
固請願留高祖謂曰卿才幸自有用我今未能  
相益宜更思他塗紹叔曰委質有在義無二心  
高祖固不許於是乃還壽陽刺史蕭遙昌苦引  
紹叔終不受命遙昌怒將囚之救解得免及高

祖為雍州刺史紹叔間道西歸補寧蠻長史校  
風太守東昏既害朝宰頗疑高祖紹叔兄植為  
東昏直後東昏遣至雍州託以候紹叔實潛使  
為刺客紹叔知之密以白高祖植既至高祖於  
紹叔處置酒宴之戲植曰朝廷遣卿見圖今日  
閑宴是見取良會也賓主大笑令植登臨城隍  
周觀府署士卒器械舟艦戰馬莫不富實植  
退謂紹叔曰雍州實力未易圖也紹叔曰兄還具  
為天子言之兄若取雍州紹叔請以此衆一戰送

兄於南峴相持慟哭而別義師起爲冠軍將軍  
改驍騎將軍侍從東下江州留紹叔監州事督二  
湘二州糧運事無闕乏天監初入爲衛尉卿毅  
忠於事上外所聞知纖毫無隱每爲高祖言事  
善則曰臣愚不及此皆聖主之策其不善則曰  
臣慮出淺短以爲其事當如是殆以此誤朝廷  
臣之罪深矣高祖甚親信之每憂去職紹叔有  
至性高祖常使人節其哭頃之起爲冠軍將軍  
右軍司馬封營道縣侯邑千戶俄復爲衛尉卿  
加冠軍將軍以營道縣戶凋弊改封東興縣侯  
邑如故初紹叔少失父事母及祖母以孝聞奉兄  
恭謹及居顯要祿賜所得及四方貢遺悉歸之  
兄室三年魏軍圍合肥紹叔以本號督衆軍鎮  
東關事平復爲衛尉旣而義陽爲魏所陷司州  
移鎮關南四年以紹叔爲使持節征虜將軍司  
州刺史紹叔創立城隍繕修兵器廣田積穀招  
納流民百姓安之性頗矜躁以權軌自居然能  
傾心接物多所薦舉士類亦以此歸之六年尚

為左將軍加通直散騎常侍領司豫二州大中  
正紹叔至家疾篤詔於宅拜授輿載還府中醫  
藥一日數至七年卒於府舍時年四十五高祖  
將臨其殯紹叔宅巷狹陋不容輿駕乃止詔曰  
追往念功前王所篤在誠惟舊異代同規通直  
散騎常侍右衛將軍東興縣開國侯紹叔立身  
清正奉上忠恪契闊藩朝情績顯著爰及義始  
寔立茂勳作牧疆境効彰所莅方申任寄協贊  
心膂奄至殞喪傷痛于懷宜加優典隆茲寵命

梁書傳五

沈思恭

可贈散騎常侍護軍將軍給鼓吹一部東園祕  
器朝服一具衣一襲凶事所須隨由資給諡曰  
忠紹叔卒後高祖嘗潛然謂朝臣曰鄭紹叔立  
志忠烈善則稱君過則歸己當今殆無其比其  
見賞惜如此子貞嗣

呂僧珍字元瑜東平范人也世居廣陵起自寒  
賤始童兒時從師學有相工歷觀諸生指僧珍  
謂博士曰此有奇聲封侯相也年二十餘依宋  
丹陽尹劉秉秉誅後事太祖文皇為門下書佐

身長七尺五寸容貌甚偉在同類中少所褻狎  
曹輩皆敬之太祖爲豫州刺史以爲典籤帶蒙  
令居官稱職太祖遷領軍補主簿妖賊唐瑀寇東  
陽太守率衆東討使僧珍知行軍衆局事僧珍  
宅在建陽門東自受命當行每日由建陽門道  
不過私室太祖益以此知之爲丹陽尹復命爲  
郡督郵齊隨王子隆出爲荊州刺史齊武以僧  
珍爲子隆防閤從之鎮永明九年雍州刺史王  
奐反敕遣僧珍隸平北將軍曹武西爲典籤帶

新城令魏軍寇沔北司空陳顯達出討一見異  
之因屏人呼上座謂曰卿有貴相後當不見滅  
努力爲之建武二年魏大舉南侵五道高祖率  
師援義陽僧珍從在軍中長沙宣武王時爲梁  
州刺史魏圍守連月閒謀所在不通義陽與雍  
州路斷高祖欲遣使至襄陽求梁州問衆皆憚  
莫敢行僧珍固請充使即日單舸上道旣至襄  
陽督遣援軍且獲宣武王書而反高祖甚嘉之  
事寧補羽林監東昏即位司空徐孝嗣管朝政

欲與共事僧珍揣不久安竟弗往時高祖已臨  
雍州僧珍固求西歸得補印令既至高祖命爲  
中兵參軍委以心膂僧珍陰養死士歸之者甚  
衆高祖頗招武猛士庶響從會者萬餘人因命按  
行城西空地將起數千間屋以爲止舍多伐林竹  
沈於檀溪積茅蓋若山阜皆不之用僧珍獨悟  
其旨亦私具櫓數百張義兵起高祖夜召僧珍  
及張弘策定議明日乃會衆發兵悉取檀溪材  
竹裝爲艘艦葺之以茅並立辦衆軍將發諸將

果爭櫓僧珍乃出先所具者每船付二張爭者  
乃息高祖以僧珍爲輔國將軍步兵校尉出入  
卧內宣通意旨師及郢城僧珍率所領頓偃月  
壘俄又進據騎城郢州平高祖進僧珍爲前鋒  
大將軍大軍次江寧高祖令僧珍與王茂率精  
兵先登赤臯邏其日東昏將李居士與衆來戰  
僧珍等要擊大破之乃與茂進軍於白板橋築壘  
壘立茂移頓越城僧珍猶守白板李居士密覘  
知衆少率銳卒萬人直來薄城僧珍謂將士曰



今力既不敵不可與戰可勿遙射須至塹裏當  
并力破之俄而皆越塹拔柵僧珍分人上城矢  
石俱發自率馬步三百人出其後守隅者復踰  
城而下內外齊擊居士應時奔散獲其器甲不  
可勝計僧珍又進據越城東昏大將王珍國列  
車爲營背淮而陣王茂等衆軍擊之僧珍縱  
火車焚其營即日瓦解建康城平高祖命僧珍  
率所領先入清宮與張弘策封檢府庫即日以  
本官帶南彭城太守遷給事黃門侍郎領武貴

三石州

梁書傳五

十一

許彥

中郎將高祖受禪以爲冠軍將軍前軍司馬封  
平固縣侯邑一千二百戶尋遷給事中右衛將  
軍頃之轉左衛將軍加散騎常侍入直祕書省  
總知宿衛天監四年冬大舉北伐自是軍機多  
事僧珍晝直中書省夜還祕書五年夏又命僧  
珍率羽林勁勇出梁城其年冬旋軍以本官領  
太子中庶子僧珍去家久表求拜墓高祖欲榮  
之使爲本州乃授使持節平北將軍南兗州刺  
史僧珍在任平心率下不私親戚從父兄子先以

販葱爲業僧珍既至乃棄業欲求州官僧珍曰  
吾荷國重恩無以報効汝等自有常分豈可妄  
求叨越但當速反葱肆耳僧珍舊宅在市北前  
有督郵廨鄉人咸勸徙廨以益其宅僧珍怒曰  
督郵官廨也置立以來便在此地豈可徙之益  
吾私宅姊適于氏住在市西小屋臨路與列肆  
雜處僧珍常導從鹵簿到其宅不以爲恥在州  
百日徵爲領軍將軍尋加散騎常侍給鼓吹一  
部直祕書省如先僧珍有大勲任總心膺恩遇

隆密莫與爲比性甚恭慎當直禁中盛暑不敢  
解衣每侍御座屏氣鞠躬果食未嘗舉箸嘗  
因醉後取一柑食之高祖笑謂曰便是大有所  
進祿俸之外又月給錢十萬其餘賜賚不絕於  
時十年疾病車駕臨幸中使醫藥日有數四僧  
珍語親舊曰吾昔在蒙縣熱病發黃當時謂  
不濟主上見語卿有富貴相必當不死尋應自  
差俄而果愈今已富貴而復發黃所苦與昔正  
同必不復起矣竟如其言卒于領軍府舍時年

五十八高祖即日臨殯詔曰思舊篤終前王令典  
追榮加等列代通規散騎常侍領軍將軍平固  
縣開國侯僧珍器思淹通識宇詳濟竭忠盡禮  
知無不爲與朕契闊情兼屯泰大業初構茂勲  
克舉及居禁衛朝夕盡誠方參任台槐式隆朝  
寄奄致喪逝傷慟于懷宜加優典以隆寵命可  
贈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常侍鼓吹侯如故  
給東園祕器朝服一具衣一襲喪事所須隨由  
備辦諡曰忠敬侯高祖痛惜之言爲流涕長子  
峻早卒峻子淡嗣

梁書傳五

十一

王瓌

陳吏部尚書姚察曰張弘策敦厚慎密呂僧珍  
恪勤匪懈鄭紹叔忠誠亮盡締構王業三子皆  
有力焉僧珍之肅恭禁省紹叔之造膝詭辭蓋  
識爲臣之節矣

列傳第五

梁書十一

列傳第六

梁書十二

散騎常侍姚

思廉

櫻

柳惔 弟忱

席闡文

韋叡 族弟愛

柳惔字文通河東解人也父世隆齊司空惔年十七齊武帝為中軍命為參軍轉主簿齊初入為尚書三公郎累遷太子中舍人巴東王子響晉友子響晉為荊州惔隨之鎮子響昵近小人惔知將為禍稱疾還京及難作惔以先歸得免歷中書侍郎中護軍長史出為新安太守居郡以無政績免歸久之為右軍諮議參軍事建武末為西戎校尉梁南秦二州刺史及高祖起兵惔舉漢中應義和帝即位以為侍中領前軍將軍高祖踐阼徵為護軍將軍未拜仍遷太子詹事加散騎常侍論功封曲江縣侯邑千戶高祖因讌為詩以貽惔曰爾寔冠羣后惟余實念功又嘗侍座高祖曰徐元瑜違命嶺南周書罪不

相及朕已宥其諸子何如惓對曰罰不及嗣賞延于世今復見之聖朝時以爲知言尋遷尚書右僕射天監四年大舉北伐臨川王宏都督衆軍以惓爲副軍還復爲僕射以疾轉金紫光祿大夫加散騎常侍給親信二十人未拜出爲使持節安南將軍湘州刺史六年十月卒于州時年四十六高祖爲素服舉哀贈侍中撫軍將軍給鼓吹一部諡曰穆惓著仁政傳及諸詩賦粗有辭義子照嗣惓第四弟愷亦有美譽

歷侍中鎮西長史天監十二年卒贈寧遠將軍豫州刺史

忱字文若惓第五弟也年數歲父世隆及母閻氏時寢疾忱不解帶經年及居喪以毀聞起家爲司徒行參軍累遷太子中舍人西中郎主簿功曹史齊東昏遣巴西太守劉山陽由荆襲高祖西中郎長史蕭穎胄計未有定召忱及其所親席闡文等夜入議之忱曰朝廷狂悖爲惡日滋頃聞京師長者莫不重足累

息今幸在遠得假日自安雍州之事且藉以相斃耳獨不見蕭令君乎以精兵數千破崔氏十萬衆音爲羣邪所陷禍酷相尋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若使彼凶心已逞豈知使君不係踵而及且雍州士銳糧多蕭使君雄姿冠世必非山陽所能擬若破山陽荊州復受失律之責進退無可且深慮之闡文亦深勸同高祖穎胄乃誘斬山陽以忱爲寧朔將軍和帝即位爲尚書吏部郎進號輔國將軍南平太守尋遷侍中冠

軍將軍太守如故轉吏部尚書不拜郢州平穎胄議遷都夏口忱復同諫以爲巴硤未賓不宜輕捨根本搖動民志穎胄不從俄而巴東兵至硤口遷都之議乃息論者以爲見機高祖踐阼以忱爲五兵尚書領驍騎將軍論建義功封州陵伯邑七百戶天監二年出爲安西長史冠軍將軍南郡太守六年徵爲員外散騎常侍太子右衛率未發遷持節督湘州諸軍事輔國將軍湘州刺史八年坐輒放從軍丁免俄入爲祕書監

遷散騎常侍轉祠部尚書未拜遇疾詔改授給事中光祿大夫疾篤不拜十年卒於家時年四十一追贈中書令諡曰穆子詭嗣

席闡文安定臨涇人也少孤貧涉獵書史齊初爲雍州刺史蕭赤斧中兵參軍由是與其子穎胄善復歷西中郎中兵參軍領城局高祖之將起義也闡文深勸之穎胄同焉仍遣田祖恭私報高祖并獻銀裝刀高祖報以金如意和帝稱尊號爲給事黃門侍郎尋遷衛尉卿

梁書傳六

四

三

穎胄暴卒州府騷擾闡文以和帝幼弱中流任重城始興王憺留鎮雍部乃與西朝羣臣迎王總州事故賴以寧輯高祖受禪除都官尚書輔國將軍封山陽伯邑七百戶出爲東陽太守又改封湘西戶邑如故視事二年以清白著稱卒於官詔賻錢三萬布五十匹諡曰威

韋叡字懷文京兆杜陵人也自漢丞相賢以後世爲三輔著姓祖玄避吏隱於長安南山宋武帝入關以太尉掾徵不至伯父祖征宋末爲光祿勳父祖

遠長史叡事繼母以孝聞叡兄纂闡竝早知名纂  
叡皆好學闡有清操祖征累為郡守每攜叡之職視  
之如子時叡內兄王愷姨弟杜暉竝有鄉里盛名祖  
征謂叡曰汝自謂何如愷暉叡謙不敢對祖征曰汝  
文章或小減學識當過之然而幹國家成功業皆莫  
汝遠也外兄杜幼文為梁州刺史要叡俱行梁土富  
饒往者多以賄敗叡時雖幼獨用廉聞宋永光初袁  
顛為雍州刺史見而異之引為主簿顛到州與鄧琬  
起兵叡求出為義成郡故免顛之禍後為晉平主左  
常侍遷司空桂陽王行參軍隨齊司空柳世隆守郢  
城拒荊州刺史沈攸之攸之平遷前軍中兵參軍久  
之為廣德令累遷齊興太守本州別駕長水校尉  
右軍將軍齊末多故不欲遠鄉里求為上庸太守加  
建威將軍俄而太尉陳顯達護軍將軍崔慧景頻  
逼京師民心惶駭未有所定西土人謀之於叡叡  
曰陳雖舊將非命世才崔頗更事懦而不武  
其取赤族也宜哉天下真人殆興於吾州矣乃  
遣其二子自結於高祖義兵檄至叡率郡人



伐竹爲筏倍道來赴有衆二千馬二百匹高祖見叡甚悅拊几曰他日見君之面今日見君之心吾事就矣義師剋魯平茹湖叡多建謀策皆見納用大軍發郢謀留守將高祖難其入父之顧叡曰棄騏驥而不乘焉遑遑而更索即日以爲冠軍將軍江夏太守行郢府事初郢城之拒守也男女口垂十萬閉壘經年疾疫死者十七八皆積屍於床下而生者寢處其上每屋輒盈滿叡科簡隱卹或爲營理於三人死者得埋藏生者反居業百姓賴之梁臺建徵爲大理高祖即位遷廷尉封梁都子邑三百戶天監二年改封永昌戶邑如先東宮建遷太子右衛率出爲輔國將軍豫州刺史領歷陽太守三年魏遣衆來寇率州兵擊走之四年王師北伐詔叡都督衆軍叡遣長史王超宗梁郡太守馮道根攻魏小峴城未能拔叡巡行圍柵魏城中忽出數百人陳於門外叡欲擊之諸將皆曰向本輕來未有戰備徐還授甲乃可進

耳叡曰不然魏城中二千餘人閉門堅守足以自保無故出人於外必其驍勇者也若能挫之其城自拔衆皆猶遲疑叡指其節曰朝廷授此非以為新葺葺之法不可犯也乃進兵士皆殊死戰魏軍果敗走因急攻之中宿而城拔遂進討合肥先是右軍司馬胡略等至合肥久未能下叡按行山川曰吾聞汾水可以灌平陽絳水可以灌安邑即此是也乃堰肥水親自夜率項之堰成水通舟艦繼至魏初分築東西小城夾

合肥叡先攻二城既而魏援將楊靈胤帥軍五萬奄至衆懼不敵請表益兵叡笑曰賊已至城下方復求軍臨難鑄兵豈及馬腹且吾求濟師彼亦徵衆猶如吳益巴丘蜀增白帝耳師克在和不在衆古之義也因與戰破之軍人少安初肥水堰立使軍主王懷靜築城於岸守之魏攻陷懷靜城千餘人皆沒魏人乘勝至叡堤下其執甚成盛軍監潘靈祐勸叡退還巢湖諸將又請走保三又叡怒曰寧有此邪將軍死綏有前

無却因令取繳扇麾幢樹之堤下亦無動志敵  
素羸每戰未嘗騎馬以板輿自載督厲眾軍  
魏兵夾擊提督親與爭之魏軍少却因築壘於  
堤以自固敵起鬪艦高與合肥城等四面臨之魏  
人計窮相與悲哭敵攻具既成堰水又滿魏救兵  
無所用魏守將杜元倫登城督戰中弩死城遂潰  
俘獲萬餘級牛馬萬數絹滿十間屋悉充軍賞  
敵每晝接客旅夜筭軍書三更起張燈達曙撫  
循其眾常如不及故投募之士爭歸之所至頓舍

脩立館宇藩籬牆壁皆應准繩合肥既平高祖  
詔眾軍進次東陵東陵去魏甓城二十里將會  
戰有詔班師去賊旣近懼為所逼敵悉遣輜重  
居前身乘小輿殿後魏人服敵威名望之不敢  
逼全軍而還至是遷豫州於合肥五年魏中山  
王元英寇北徐州圍刺史昌義之於鍾離眾號  
百萬連城四十餘高祖遣征北將軍曹景宗都  
督眾軍二十萬以拒之次邵陽洲築壘相守高  
祖詔叡率豫州之眾會焉叡自合肥運道由陰

入澤行值澗谷輒飛橋以濟師人畏魏軍  
必多勸叡緩行叡曰鍾離今鑿穴而虜負戶而涉  
卑馳卒奔猶恐其後而況緩乎魏人已墮吾  
版中卿曹勿憂也旬日而至邵陽初高祖敕景  
宗曰韋叡卿之鄉望宜善勸之景宗見叡禮甚  
謹高祖聞之曰二將和師必濟矣叡於景宗營  
前二十里夜掘長塹樹鹿角截洲為城比曉而  
營立元英大驚以杖擊地曰是何神也明且英  
自率眾來戰叡乘素木輿執白角如意麾

軍一日數合英甚彊魏軍又夜來攻城飛矢雨  
集叡子黯請下城以<sub>卒</sub>卒則<sub>不</sub>許軍中驚叡於  
城上厲聲呵之乃定魏人失於邵陽洲兩岸為  
兩橋樹柵數百步跨淮連道叡裝大艦使梁  
郡太守馮道根廬江太守裴邃秦郡太守李  
文釗等為水軍值淮水暴長叡即遣之鬪艦  
競發皆臨壘以小船載草灌之以膏從而焚  
其橋風怒火盛烟塵晦冥敢死之士拔柵斫橋  
水又漂疾倏忽

道根等皆身

自搏戰軍人奮勇呼聲動天地無不當百魏  
人大潰元英見橋絕脫身遁去魏軍趨水死者  
十餘萬斬首亦如之其餘釋甲稽顙乞為囚奴  
猶數十萬所獲軍實牛馬不可勝紀叡遣報  
昌義之義之且悲且喜不暇荅語但叫曰更生  
更生高祖遣中書郎周捨勞於淮上叡積所  
獲於軍門捨觀之謂叡曰君此獲復與熊耳  
山等以功增封七百戶進爵為侯徵通直散騎  
常侍右衛將軍七年遷左衛將軍俄為安西

梁書傳六

十

陳彬

長史南郡太守秩中二千石會司州刺史馬  
仙琕北伐還軍為魏人所囁三關擾動詔叡  
督衆軍援焉叡至安陸增築城二丈餘更開  
大塹起高樓衆頗譏其示弱叡曰不然為將  
當有怯時不可專勇是時元英復追仙琕將  
復邵陽之恥聞叡至

亦詔罷軍明

年遷信武將軍江州刺史九年徵負外散騎常  
侍右衛將軍累遷左衛將軍太子詹事尋加通  
直散騎常侍十三年遷智武將軍丹陽尹以公

事免項之起爲中護軍十四年出爲平北將軍  
寧蠻校尉雍州刺史初叡起兵鄉中客陰僞光  
泣止叡叡還爲州僞光道侯叡叡笑謂之曰若  
從公言乞食於路矣餉耕牛十頭叡於故舊  
無所遺惜士大夫年七十以上多與假板縣令  
鄉里甚懷之十五年拜表致仕優詔不許十七  
年徵散騎常侍護軍將軍尋給鼓吹一部入直  
殿省居朝廷恂恂未嘗忤視高祖甚禮步之性  
慈愛撫孤兄子過於己且歷官所得祿賜皆

散之親故家無餘資後爲護軍居家無事慕  
萬石陸賈之爲人因畫之於壁以自玩時雖老  
暇日猶課諸兒以學第三子稜尤明經史世稱  
其洽聞叡每坐稜使說書其所發適稜猶弗  
之逮也高祖方銳意釋氏天下咸從風而化叡  
自以信受素薄位居大臣不欲與俗俯仰所行  
略如他日普通元年夏遷侍中車騎將軍以疾  
未拜八月卒于家時年七十九遺令薄葬斂以  
時服高祖即日臨之其國賜錢六萬布二百匹

本國祕器朝服一具衣一襲喪事取給於官  
中書舍人監護贈侍中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  
司諡曰嚴初邵陽之友昌義之甚德叡請曹  
景宗與叡會因設錢二十萬官賭之景宗擲得  
雉叡徐擲得廣遂取一子反之曰異事遂作塞景  
宗時與羣臣爭先言之捷叡獨居後其不尚勝  
率多如是世以此叡之子放正稜驛放別有傳  
正字敬直起家南康王行參軍稍遷中書侍郎  
出為襄陽太守初正與東海王僧孺友善及

僧孺為尚書吏部郎參掌大選賓友故人莫不  
傾意正獨澹然及僧孺擯廢之後正復篤素分  
有踰曩日論者稱正歷官至終事黃門侍郎  
稜字威直性恬素以書史為業博物彊記當世  
之士咸就質疑起家安成王府行參軍稍遷治書  
侍御史太子僕光祿卿著漢書續訓三卷

黯字務直性彊正少嘗與黯有文詞起家太子  
舍人稍遷太僕卿南豫州刺史又府卿侯景濟  
江黯屯六門尋改為都督城西面統軍時二京

於城外起東西二土山城內亦作以應之太宗  
親自負土哀太子已下躬執畚鍤守西土山  
晝夜苦戰以功授輕車將軍加持節卒於城內  
贈散騎常侍左衛將軍叡族弟愛

愛字共友沈靜有器局高祖父廣晉後軍將  
軍北平太守曾祖軌以孝武太元之初南遷襄  
陽為本州別駕散騎侍郎祖公循宋義陽太守父  
義正早卒愛少而偏孤事母以孝聞性清介  
不妄交遊而篤志好學每虛室獨坐遊心墳

素而埃塵滿席寂若無人年十二嘗遊京師  
值天子出遊南苑邑里誼誨老幼爭觀愛獨端  
坐讀書手不釋卷宗族見者莫不異焉及長  
博學有文才尤善周易及春秋左氏義表顏  
為雍州刺史辟為主簿遭母憂廬於墓側負  
土起墳高祖臨雍州聞之親往臨弔服闋引為  
中兵參軍義師之起也以愛為壯武將軍冠軍  
南平王司馬帶襄陽令時京邑未定雍州空虛  
魏興太守顏僧都等據郡反州內驚擾百姓攜



貳愛沈敏有謀素爲州里信伏乃推心撫御  
曉示逆順兼率募鄉里得千餘人與僧都等  
戰於始平郡南大破之百姓乃安蕭穎胄之死  
也和帝徵兵襄陽愛從始興王憺赴焉先是  
東太守蕭瑣巴西太守魯休烈舉兵來逼荆  
州及憺至今愛書諭之瑣即日請降中興二年  
從和帝東下高祖受禪進號輔國將軍仍爲  
驍騎將軍尋除寧蜀太守與益州刺史鄧元起  
西上襲劉季連行至公安道病卒贈衛尉卿子  
二百六十二  
梁書傳六  
十四  
太守  
陳吏部尚書姚察曰昔竇融以河右歸漢終爲  
盛族柳惔舉南鄭響從而家聲弗賈時哉忱  
之謀畫亦用有成智矣韋叡起上庸以附義其  
地比惔則薄及合肥邵陽之役其功甚盛推而  
弗有君子哉

列傳第六

梁書十二

列傳第七

梁書十三

散騎常侍姚

思廉

撰

范雲

沈約

范雲字彥龍南鄉無陰人晉平北將軍汪六世孫也年八歲遇宋豫州刺史殷琰於塗琰異之要就席雲風姿應對傍若無人琰今賦詩操筆便就坐者歎焉嘗就親人袁照學書一夜不怠照撫其背曰卿精神秀朗而勤於學卿相才

二八十一

梁列傳七

一

高显

也少機警有識具善屬文便尺牘下筆輒成未嘗定藁時人每疑其宿構父抗為郢府參軍雲隨父在府時吳興沈約新野庾杲之與抗同府見而友之起家郢州西曹書佐轉法曹行參軍俄而沈攸之舉兵圍郢城抗時為府長流入城固守留家屬居外雲為軍人所得攸之召與語聲色甚厲雲容貌不變徐自陳說攸之乃笑曰卿定可兒且出就舍明且又召令送書入城城內或欲誅之雲曰老母弱弟懸命沈氏若違其

命禍必及親今日就戮甘心如薺長史柳世隆素與雲善乃免之齊建元初竟陵王子良爲會稽太守雲始隨王王未之知也會遊秦望使人視刻石文時莫能識雲獨誦之王悅自是寵冠府朝王爲丹陽尹召爲主簿深相親任時進見齊高帝值有獻白鳥者帝問此爲何瑞雲位卑最後答曰臣聞王者敬宗廟則白鳥至時謁廟始畢帝曰卿言是也感應之理一至此乎轉補征北南郡王刑獄參軍事領主簿如故遷尚書殿

五

梁書傳七

二

宋通

中郎子良爲司徒又補記室參軍事尋授通直散騎侍郎領本州大中正出爲零陵內史在任潔已省煩苛去游費百姓安之明帝召還都及至拜散騎侍郎復出爲始興內史郡多豪猾大姓二千石有不善者謀共殺害不則逐去之邊帶蠻俚尤多盜賊前內史皆以兵刃自衛雲入境撫以恩德罷亭候商賈露宿郡中稱爲神明仍遷假節建武將軍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初雲與尚書僕射江柘善柘姨弟徐藝爲曲江

令深以託雲有譚儼者縣之豪族藝藝鞭之儼以爲恥詣京訴雲雲坐儼還下獄會赦免永元二年起爲國子博士初雲與高祖遇於齊竟陵王子良邸又嘗接里閭高祖深器之及義兵至京邑雲時在城內東昏旣誅侍中張稷使雲銜命出城高祖因留之便參帷幄仍拜黃門侍郎與沈約同心翊贊俄遷大司馬諮議參軍領錄事梁臺建遷侍中時高祖納齊東昏余妃頗妨政事雲嘗以爲言未之納也後與王茂同入卧

內雲又諫曰昔漢祖居山東貪財好色及入關定秦財帛無所取婦女無所幸范增以爲其志大故也今明公始定天下海內想望風聲柰何龍襲昏亂之蹤以女德爲累王茂因起拜曰范雲言是公必以天下爲念無宜留惜高祖默然雲便疏令以余氏賚茂高祖賢其意而許之明日賜雲茂錢各百萬天監元年高祖受禪柴燎於南郊雲以侍中參乘禮畢高祖升輦謂雲曰朕之今日所謂懷乎若朽索之馭六馬雲對曰亦

願陛下曰慎一日高祖善之是日遷散騎常侍  
吏部尚書以佐命功封霄城縣侯邑千戶雲以  
舊恩見拔超居佐命盡誠翊亮知無不為高祖  
亦推心仗之所奏多凡嘗侍譙高祖謂臨川王  
宏鄱陽王恢曰我與范尚書少親善申四海之  
敬今為天下主此禮既革汝宜代我呼范為兄  
二王下席拜與雲同車還尚書下省時人榮之  
其年東宮建雲以本官領太子中庶子尋遷  
尚書右僕射猶領吏部頃之坐違詔用人免吏  
部猶為僕射雲性篤睦事寡嫂盡禮家事必  
先諮而後行好節尚奇專趣人之急少時與領  
軍長史王暉善暉亡於官舍貧無居宅雲乃迎  
喪還家躬營殮事竟陵王子良恩禮甚隆  
雲每獻損益未嘗阿意子良嘗啓齊武帝論雲  
為郡帝曰庸人聞其相賣弄不復窮法當宥  
之以遠子良曰不然雲動相規誨諫書具存請  
取以奏既至有百餘紙辭皆切直帝歎息因謂  
子良曰不謂雲能爾方便弼汝何宜出守齊文

惠太子嘗出東田觀穫顧謂衆賓曰刈此亦殊可觀衆皆唯唯雲獨曰夫三時之務實爲長勤伏願殿下知稼穡之艱難無徇一朝之宴逸旣出侍中蕭緬先不相識因就車握雲手曰不圖今日復聞讜言及居選官任守隆重書牘盈案賓客滿門雲應對如流無所壅滯官曹文墨發摘若神時人咸服其明瞻性頗激厲少威重有所是非形於造次士或以此少之初雲爲郡號稱廉潔及居貴重頗通饋餉然家無蓄積隨散

之親友二年卒時年五十三高祖爲之流涕即日輿駕臨殯詔曰追遠興悼常情所篤况問望斯在事深朝寄者乎故散騎常侍尚書右僕射霄城侯雲器範貞正思懷經遠爰初立志素履有聞脫巾來仕清績仍著燮務登朝具瞻惟允綢繆翊贊義簡朕心雖勤非負勒而舊同論講方騁遠塗永毗庶政奄致喪殞傷悼于懷宜加命秩式備徽典可追贈侍中衛將軍僕射侯如故并給鼓吹一部禮官請諡曰宣勅賜諡文有

集三十卷子孝才嗣官至太子中舍人

沈約字休文吳興武康人也祖林子宋征虜將軍父璞淮南太守璞元嘉末被誅約幼潛竄會赦免既而流寓孤貧篤志好學晝夜不倦母恐其以勞生疾常遣減油滅火而晝之所讀夜輒誦之遂博通羣籍能屬文起家奉朝請濟陽蔡興宗聞其才而善之興宗為郢州刺史引為安西外兵參軍兼記室興宗嘗謂其諸子曰沈記室人倫師表宜善事之及為荊州又為征西

記室參軍帶關西令興宗卒始為安西晉安王法曹參軍轉外兵並兼記室入為尚書度支郎齊初為征虜記室帶襄陽令所奉之王齊文惠太子也太子入居東宮為步兵校尉管書記直永壽省校四部圖書時東宮多士約特被親遇每直入見景斜方出當時王侯到宮或不得進約每以為言太子曰吾生平嬾起是卿所悉得卿談論然後忘寢卿欲我夙興可怕早入遷太子家今後以本官兼著作郎遷中書郎李邑

中正司徒右長史黃門侍郎時竟陵王亦招士約  
與蘭陵蕭琛琅邪王融陳郡謝朓南鄉范雲樂  
安任昉等皆遊焉當世號為得人俄兼尚書左  
丞尋為御史中丞轉車騎長史隆昌元年除吏  
部郎出為寧朔將軍東陽太守明帝即位進號  
輔國將軍徵為五兵尚書遷國子祭酒明帝崩  
政歸冢宰尚書令徐孝嗣使約撰定遺詔遷左  
衛將軍尋加通直散騎常侍永元二年以母老表  
求解職改授冠軍將軍司徒左長史征虜將軍

南清河太守高祖在西邸與約遊舊建康城平  
引為驃騎司馬將軍如故時高祖勲業既就天  
人允屬約嘗扣其端高祖默而不應佗日又進  
曰今與古異不可以淳風期萬物士大夫攀龍附  
鳳者皆望有尺寸之功以保其福祿今童兒牧  
豎悉知齊祚已終莫不云明公其人也天文人  
事表革運之徵永元以來尤為彰著讖云行中  
水作天子此又歷然在記天心不可違人情不  
可失苟是歷數所至雖欲謙光亦不可得已高



祖曰吾方思之對曰公初杖兵樊沔此時應思  
今王業已就何所復思昔武王伐紂始入民便  
曰吾君武王不違民意亦無所思公自至京邑  
已移氣序比於周武遲速不同若不早定大業  
措天人之望脫有一人立異便損威德且人非  
金玉時事難保豈可以建安之封遺之子孫若  
天子還都公卿在位則君臣分定無復異心君  
明於上臣忠於下豈復有人方更同公作賊高  
祖然之約出高祖召范雲告之雲對略同約旨

高祖曰智者乃爾暗同卿明早將休文更來雲  
出語約約曰卿必待我雲許諾而約先期入高  
祖命草其事約乃出懷中詔書并諸選署高祖  
初無所改俄而雲自外來至殿門不得入徘徊  
壽光閣外但云咄咄約出問曰何以見處約舉  
手向左雲笑曰不乖所望有頃高祖召范雲謂  
曰生平與沈休文羣居不覺有異人處今日才  
智縱橫可謂明識雲曰公今知約不異約今知  
公高祖曰我起兵於今三年矣功臣諸將實有

其勞然成帝業者乃卿二人也梁臺建爲散騎  
常侍吏部尚書兼右僕射高祖受禪爲尚書僕  
射封建昌縣侯邑千戶常侍如故又拜約母謝  
爲建昌國太夫人奉策之日左僕射范雲等二  
十餘人咸來致拜朝野以爲榮俄遷尚書右僕射  
常侍如故尋兼領軍加侍中天監二年遭母憂  
輿駕親出臨弔以約年衰不宜致毀遣中書舍  
人斷客節哭起爲鎮軍將軍丹陽尹置佐史服  
闋遷侍中右光祿大夫領太子詹事揚州大中

三十三

梁書列傳七

九

昱祖

正關尚書八條事遷尚書令侍中詹事中正如  
故累表陳讓改授尚書左僕射領中書令前將  
軍置佐史侍中如故尋遷尚書令領太子少傅  
九年轉左光祿大夫侍中少傅如故給鼓吹一  
部初約久處端揆有志台司論者咸謂爲宜而  
帝終不用乃求外出又不見許與徐勉素善遂  
以書陳情於勉曰吾弱年孤苦傍無眷屬往者  
將墜於地契闊屯遭困於朝夕崎嶇薄宦事非  
爲已望得小祿傍此東歸歲逾十稔方忝襄陽

縣公私情計非所了具以身資物不得不任人  
事永明末出守東陽意在止足而建武肇運人  
世膠加去不返行之未易及昏猜之始王政  
多門因此謀退庶幾可果託卿布懷於徐令想  
記未忘聖道聿興謬逢嘉運往志宿心復成  
乖爽今歲開元禮年去至懸車之請事由恩  
奪誠不能弘宣風政光闡朝猷尚欲討尋文簿  
時議同異而開年以來病增慮切當由生靈有  
限勞役過差總此凋竭歸之暮年牽策行止努

力祇事外觀傍覽尚似全人而形骸力用不相  
綜攝常須過自束持方可僂俛解衣一卧支體  
不復相關上熱下冷月增日篤取煖則煩加寒  
必利後差不及前差後劇必甚前劇百日數旬  
革帶常應移孔以手握臂率計月小半分以  
此推筭豈能支久若此不休日復一日將貽聖  
主不追之恨冒欲表聞乞歸老之秩若天假其  
年還得平健才力所堪惟思是策勉爲言於高  
祖請三司之儀弗許但加鼓吹而已約性不飲

酒少嗜欲雖時遇隆重而居處儉素立宅東田  
矚望郊阜嘗爲郊居賦其辭曰惟至人之非已  
固物我而兼忘自中智以下洎咸得性以爲場  
獸因窟而獲騁鳥先巢而後翔陳巷窮而業泰  
嬰居湫而德昌僑棲仁於東里鳳晦跡於西堂  
伊吾人之褊志無經世之大方思依林而羽戢  
願託水而鱗藏固無情於輪奐非有欲於康莊  
披東郊之寥廓入蓬藿之荒茫旣從豎而橫構  
亦風除而雨攘昔西漢之標季余播遷之云始

三十三

梁書列傳七

十一

昱祖

遠利建於海昏割惟桑於江汜同河濟之重世  
踰班生之十紀或辭祿而反耕或彈冠而來仕  
逮有晉之隆安集艱虞於天步世交爭而波  
民失時而狼顧延亂麻於井邑曝如莽於衢路  
大地曠而靡容旻天遠而誰訴伊皇祖之弱辰  
逢時艱之孔棘違危邦而窘驚訪安土而移即  
肇胥宇於朱方掩閑庭而晏息值龍顏之鬱起  
乃憑風而矯翼指皇邑而南轅駕脩衢以騁力  
遷華扉而來啓張高衡而徙植傍逸陌之脩

平面淮流之清真芳塵浸而悠遠世道忽其容  
隆繇四代於茲日盈百祀於微躬嗟弊廬之難  
保若竇穢之從風或誅茅而翦棘或既西而復  
東乍容身於白社亦寄孳於伯通迹平生之耿  
介實有心於獨往思幽人而軫念望東臯而長  
想本忘情於徇物徒羈紲於天壤應屢歎於  
牽絲陸興言於世網事泊泊而未合志悄悄而  
無爽路將殫而彌峭情薄暮而踰廣抱寸心其  
如蘭何斯願之浩蕩詠歸歎而躑躅眷巖阿而

抵掌逢時君之喪德何凶昏之孔熾乃戰牧所  
未陳實外師所不記彼黎元之喋喋將垂獸而  
爲餌瞻穹昊而無歸雖非牢而被哉始歎絲而  
未覩終道組而後值尋貽愛乎上天固非民其  
莫甚歟冥符於井翼實靈命之所稟當降監  
之初辰值積惡之玄稔寧方割於下墊廓重氛  
於上塈躬靡暇於朝食常求衣於夜枕既牢籠  
於媯夏又驅馳乎軒頊德無遠而不被明無微  
而不燭鼓玄澤於大荒播仁風於遐俗闢終古

而遐念信王猷其如玉值銜圖之盛世遇興聖之  
嘉期謝中消於初日叨光佐於此時闕投石之猛志  
無飛矢之麗辭排陽鳥而命邑方河山而啓基  
翼儲光於三善長王職於百司兢鄙夫之易失  
懼寵祿之難持伊前世之貴任罕紆情於丘窟  
譬叢華於楚趙每驕奢以相越築甲館於銅  
駝竝高門於北闕闢重扃於華閭豈蓬蒿所能  
沒教傳嗣於堯壤何安身於窮地味先哲而爲  
言固余心之所嗜不慕權於城市豈邀名於屠

肆詠希微以考室幸風霜之可庇爾乃傍窮野  
抵荒郊編霜葦葺寒茅構棲噪之所集築町  
疇之所交因犯檐而刊樹由妨基而翦巢決渟滄  
之汀澗塞井甃之淪坳藝芳枳於北渠樹脩楊  
於南浦遷甍牖於蘭室同肩墻於華堵織宿楚  
以成門籍外扉而爲戶旣取陰於庭樾又因籬  
於芳杜開閣室以遠臨闢高軒而旁觀漸沼沚  
於雷垂周塍陌於堂下其水草則蘋萍芡芰菁  
藻蒹菰石衣海髮黃荇綠蒲動紅荷於輕浪覆

碧葉於澄湖滄嘉實而却老振羽服於清都其  
陸卉則紫鬣綠菴天著山韭鷹齒麋舌牛脣蔬  
首布漚南池之陽爛漫北樓之後或幕渚而芘地  
或滌窓而窺牖若乃園宅殊製田圃異區李衡  
則橘林千樹石崇則雜果萬株竝豪情之所侈非  
儉志之所媿欲令紛披翳鬱吐綠攢朱羅窓映  
戶接雷承隅開丹房以四照舒翠葉而九衢抽  
紅英於紫蒂銜素葉於青跗其林鳥則翻泊頡  
頏遺音下上楚雀多名流嚶雜響或班尾而綺  
翼或綠衿而絳頰好葉隱而枝藏乍開關而來  
徃其水禽則大鴻小鴈天狗澤虞秋鷺寒鷗  
脩鷁短鳧曳參差之弱藻戲澆濶之輕軀翅擘  
流而起沫翼鼓浪而成珠其魚則赤鯉青魴纖  
脩鉅鱧碧鱗朱尾脩顛偃頰小則戲渚成文大  
則噴流揚白不興羨於江海聊相忘於余宅其  
竹則東南獨秀九府擅竒不遷植於淇水豈分  
根於樂池秋蜩吟葉寒雀噪枝來風南軒之下  
負雪北堂之垂訪住塗之軫跡觀先識之情僞

每誅空而索有皆指難以爲易不自己而求足  
竝尤物以興累亦昔士之所迷而今余之所避  
也原農皇之攸始討厥播之云初肇變腥以粒  
食乃人命之所儲尋井田之往記考阡陌於前  
書顏單食而樂在鄭高廩而空虛頃四百而不  
足畝五十而有餘撫幽衷而跼念幸取給於庭  
廬緯東菑之故耜浸北畝之新渠無褰襲於  
曉蓐不抱怒於朝蔬排外物以齊遣獨爲累之  
在余安事千斯之積不羨汶陽之墟臨巽維而

騁目即堆冢而流眄雖茲山之培塿乃文靖之所  
宴驅四牡之低昂響敏絜加之清嘒羅方貞而綺  
錯窮海陸而兼薦奚一權之足偉委千金其如  
線試撫臆而爲言豈斯風之可扇將通人之遠  
旨非庸情之所見聊遷情而徙睇識方阜於歸  
津帶脩汀於桂渚肇舉鋪於彊秦路縈吳而  
款越塗被海而通閩懷三鳥以長念伊故鄉之  
可珍實褰期於晚歲非失步於方春何東川之  
瀨瀾獨流涕於吾人謬參賢於昔代亟徒遊



於茲所侍綵旄而齊轡陪龍舟而遵渚或列席  
而賦詩或班酌而宴語總惟一朝冥漠西陵忽其  
葱蒨定望商飈而永歎每樂愷於斯觀始則鍾石  
鏘鉉終以魚龍瀾漫或升降有序或浮白無竿  
貴則景魏蕭曹親則梁武周旦莫不共霜霧而  
歇滅與風雲而消散眺孫后之墓田尋雄霸之  
遺武實接漢之後王信開吳之英主指衡岳而  
作鎮苞江漢而爲宇徒徵言於石椁遂延災於  
金縷忽蕪穢而不脩回原陵之膺膺寧知螻蟻

之與狐兔無論樵芻之與牧豎睇東嶽以流目  
心悽愴而不怡蓋昔儲之舊苑實博望之餘基  
脩林則表以桂樹列草則冠以芳芝風臺累翼  
月榭重栴千櫨捷嶻百拱相持阜輶林駕蘭柩  
水嬉踰三齡而事往忽二紀以歷茲咸夷漫以  
蕩滌非古今之異時回余眸於良域覲高館於  
茲嶺雖混成以無跡寔遺訓之可秉始飡霞而  
吐霧終陵虛而倒景駕雌蜺之連卷泛天江之  
愆水指咸池而一息望瑤臺而高騁匪爽言以

自媵冀神方之可請惟鍾巖之隱鬱表皇都而  
作峻蓋望秩之所宗含風雲而吐潤其爲狀也  
則巍峩崇萃喬枝拂日堯嶷岌崑崙隄石堆星  
岑崱嶷岫或坳或平盤堅枕卧詭狀殊形孤燈  
橫插洞穴斜經千丈萬仞三襲九成亘繞州邑  
款跨郊垆素烟晚帶白霧晨縈近循則巖異  
色遠望則百嶺俱青觀二代之瑩兆覩摧殘之  
餘遂成顛沛於虐豎康斂衿於虛器穆恭已於  
巖廊簡遊情於玄肆烈窮飲以致災安忘懷

而受崇何宗祖之竒傑威橫天而陵地惟聖文  
之續武殆隆平之可至余世德之所君仰遺封  
而掩淚神寢匪一靈館相距席布駢駒堂流桂  
醑降紫皇於天闕延二妃於湘渚浮蘭煙於桂  
棟召巫陽於南楚揚玉桴握椒糈况臨風以浩  
唱折瓊茅而延佇敬惟空路邈遠神蹤遐闊念  
甚驚鳧飈生猶聚沫歸妙軫於一乘啓玄扉於三  
達欲息心以遣累必違人而後豁或結檮於巖  
根或闢櫺於木末室闈蘿蒿檐梢松栝旣得理

於兼謝固忘懷於饑渴或攀枝獨遠或陵雲高  
蹈因葺茨以結名猶觀空以表號得忘已於茲日  
豈期心於來報天假余以大德荷茲賜之無彊  
受老夫之嘉稱班燕禮於上庠無希驥之秀質  
乏如珪之令望邀昔恩於舊主重匪服於今皇  
仰休老之盛則請微軀於夕陽勞蒙司而獲謝  
猶奉職於春坊時言歸於陋宇聊暇日以翱翔  
棲余志於淨國歸余心於道場獸依墀而莫駭  
魚物沼而不網旋迷塗於去轍篤後念於徂光

晚樹開花初英落藥或異林而分丹青乍因風  
而雜紅紫紫蓮夜發紅荷曉舒輕風微動其芳  
龍衣未風騷屑於園樹月籠連於池竹蔓長  
柯於簷柱發黃華於庭菊冰懸堦而帶坻  
雪縈松而被野鴨屯飛而不散鴈高翔而欲下  
竝時物之可懷雖外來而非假寔情性之所留  
滯亦志之而不能捨也傷余情之頽暮罹憂患  
其相溢悲異軫而同歸懼殊方而竝失時復託  
情魚鳥歸閑蓬華旁闕吳娃前無趙瑟以斯終

老於爲請日惟以天地之恩不報書事之官靡  
述徒重於高門之地不載於良史之筆長太息  
其何言羌愧望之非一尋加特進光祿侍中少  
傅如故十二年卒官時年七十二詔贈本官賜  
錢五萬布百匹諡曰隱約左目重瞳子嘗有紫  
志聰明過人好墳籍聚書至二萬卷京師莫比  
少時孤貧丐于宗黨得米數百斛爲宗人所侮  
覆米而去及貴不以爲憾用爲郡部傳嘗侍讌  
有妓師是齊文惠宮人帝問識座中客不曰惟

識沈家令約伏座流涕帝亦悲焉爲之罷酒約  
歷仕三代該悉舊章博物洽聞當世取則謝玄  
暉善爲詩任彥昇工於文章約兼而有之然不  
能過也自負高才昧於榮利乘時藉勢頗累清  
談及居端揆稍弘止足每進一官輒殷勤請退  
而終不能去論者方之山濤用事十餘年未嘗  
有所薦達政之得失唯唯而已初高祖有憾於  
張稷及稷卒因與約言之約曰尚書左僕射出  
作邊州刺史已徃之事何足復論帝以爲婚家